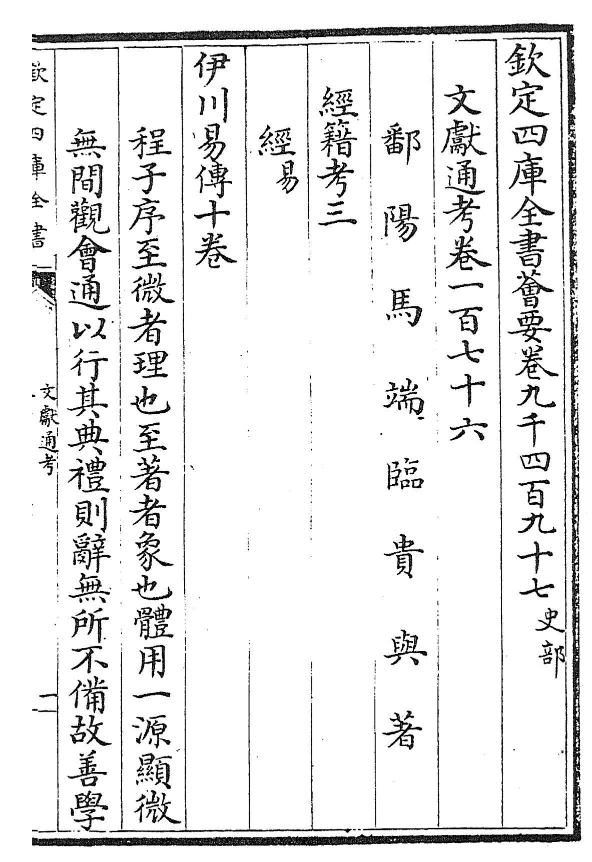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九十七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三

經易

伊川易傳十卷

程子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

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遺書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荅曰謂義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者也則可由辭以觀象故

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盖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亦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朱子曰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

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適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

程子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道者求於此足矣不必旁觀他書葢語錄或有他人所

記未必盡得先生意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

又曰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

又曰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却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

得一理

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

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略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為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益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初不必岐而

二之然言出聖賢之口則單辭片語皆有妙理假借旁通悉為至教往往多借易以明理初不拘於説易也自夫子而然矣何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為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寛仁之義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為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歲時代謝之義乎蓋其初因講易遂

借易以言理言理雖精而於易此卦此爻之旨則遠矣如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為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輿而發為匪風下泉之論亦是意也晦庵所謂不看本文自成一書者是巳

鼂氏曰朱震言頤之學出於周敦頤敦頤得之穆修亦本於陳摶與邵雍之學然考正叔之觧不及象數頗與胡翼之相類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於家茂

叔則授二程與震之說不同

按伊川之學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論也而鼂朱之說以為濂溪所師本於希夷及一僧則固老釋之宗旨矣此論未之前聞

陳氏曰伊川止解六十四卦不解大傳而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唐李鼎祚集解亦然

王介甫易解二十卷　龔原耿南仲註易各二十卷

鼂氏曰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官獨易解自謂少作

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與龔原耿南仲註易三書偕行於塲屋

東坡易傳十一卷

鼂氏曰東坡自言其學出於父洵且謂卦不可交別而觀之其論卦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甞鑿而通之也

朱子語録曰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讐相殺底

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麤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得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著處又雜學辨曰乾上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烝民維天之命書湯誥泰誓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

每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倐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絶世頗惑之故為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他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橫渠易說十卷

鼂氏曰其解甚略繫辭差詳

温公易說一卷

鼂氏曰雜解易義無詮次蓋未成書也

乾生歸一圖二卷

鼂氏曰皇朝石汝礪撰先辨卦彖爻象之别後列數圖頗雜以釋老之說

陳氏曰嘉祐初人序取乾爲生生之本萬物歸於

一也有論有圖亦頗與劉牧辨然或雜以釋老之學其所謂一者自註云一則靈寂其元首篇論道專以靈明靈字恐誤或當作虛無體無生為主又曰因靈不動而生寂體豈非異端之説乎

周易義海一百卷

䖍氏曰皇朝房審權撰集鄭玄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專明人事者為一編或諸家説有異同輙加評議附之篇末

陳氏曰審權編義海凡四卷近時江都李衡彦平刪削而益以東坡伊川漢上之説為撮要十卷若房氏百卷之書則未見也衡乾道中由侍御史為起居郎

張彌禖光易解十卷

鼂氏曰彌莆田人字舜元紹聖中章惇薦於朝賜號禖光處士後黄裳等再薦詔以為福州司戶本州教授其學頗宗鄭氏

陳氏曰其學多言取象

鄭揚庭周易傳十三卷

邵伯温辨惑云沈存中筆談言江南人鄭夬字揚庭曾為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云云至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得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即邵氏先天圖夬之為書皆荒唐之論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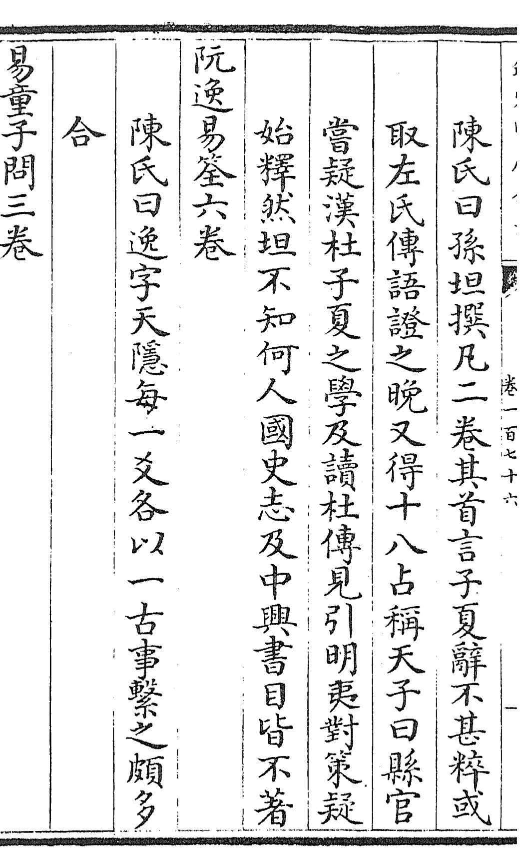
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見兵部員外郎
秦玠論夬所談駭然曰何處得此法玠云嘗遇一
異人受此歷數推往古興衰運歷無不皆驗嘗恨
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知吉凶
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
聞也竊惟我先君易學微妙玄深不肖所不得知
也其傳授本末則受易於李之才挺之挺之師穆
修伯長伯長師陳摶圖南先君之學雖有傳授而

微妙變通則其所自得也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天悅滎陽張子望嘗從學又皆蚤死秦玠鄭夬嘗欲從先君學先君以玠頗好任數夬志在口耳多外慕皆不之許玠嘗語夬以王天悅傳先君之學夬力求之天悅不許天悅感疾且卒夬賂其僕於卧内竊得之遂以為已學著易傳易測宋範五經明用數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嘗以變卦圖示秦玠夬竊天悅書入京師補國子監解試

策問八卦次序夬以所得之説對有司異之擢在優等既登第以所著書投贄公卿之門後以贓罪竄秦謂必有天譴恐指此秦既知夬竊書乃謂夬何處得此法又謂西都邵某閙大略近乎自欺矣然謂得之異人蓋指希夷而言也

鼂氏曰姚嗣宗謂劉牧之學受之吳祕祕受之夬夬又作明數明象明傳道明次例明範五篇

周易析藴二卷



陳氏曰孫坦撰凡二卷其首言子夏辭不甚粹或取左氏傳語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曰縣官嘗疑漢杜子夏之學及讀杜傳見引明夷對策疑始釋然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興書目皆不著

阮逸易筌六卷

陳氏曰逸字天隱每一爻各以一古事繫之頗多合

易童子問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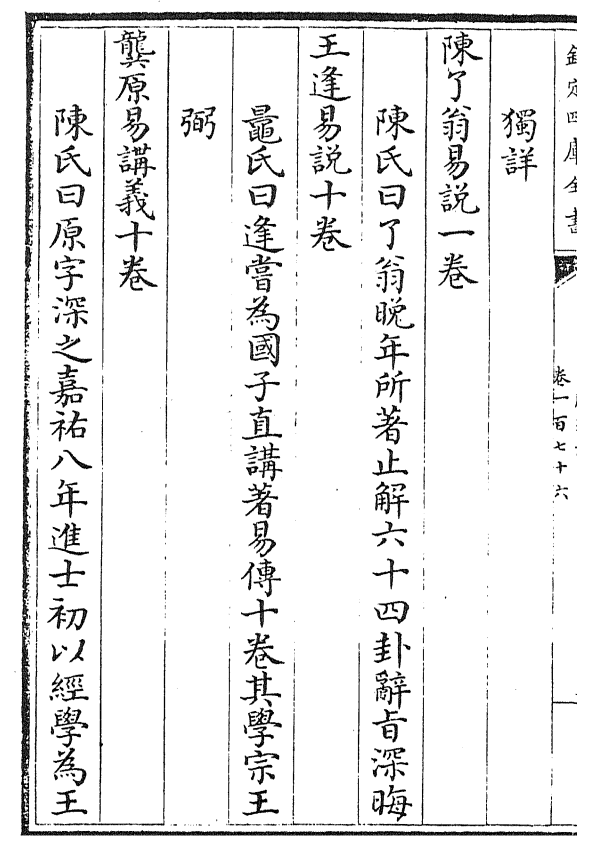
陳氏曰歐陽永叔撰設為問答其上下卷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

周易義類三卷

陳氏曰顧叔思撰未詳何人序言先儒論說甚衆而其旨未嘗不同卦爻或有不同而辭意固常不一各立標目總而聚之

沈存中易解二卷

陳氏曰所解甚略不過數卦而於大小畜大小過



獨詳

陳了翁易說一卷

陳氏曰了翁晚年所著止解六十四卦辭旨深晦

王逢易說十卷

鼂氏曰逢嘗為國子直講著易傳十卷其學宗王

弼

龔原易講義十卷

陳氏曰原字深之嘉祐八年進士初以經學為王

安石引用元符後入黨籍

呂氏易章句一卷

晁氏曰呂大臨與叔撰其解甚略有統論數篇

呂微仲周易古經二卷

陳氏曰呂大防微仲所録上下經並録爻辭彖象隨經分上下為六卷上下繫二卷文言説卦各一卷

晁氏曰其序云彖象所以解經始各為一書王弼

專治彖象以為註乃分於卦爻之下學者於是始不見完經而文辭次第貫穿之意亦缺然不屬因按古文而正之凡十二篇別無解釋

鼂以道古易十二卷

鼂氏曰從父詹事公諱說之撰以諸家易及許慎說文等九十五書是正其文字且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為十二篇以矯費氏王弼之失謂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至蜀

李譔又嘗註古文易遂名曰古易

陳氏曰以道之說曰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各附逐爻則費氏初變古之時猶若今乾坤與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奈何後之儒者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散太玄測贊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遷固叙傳揚雄法言叙篇

云爾卷首列名氏二十餘家文字異同則散見於諸卦云

巽岩李氏曰鼂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明章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黄聱隅輩所論亦時采掇呂公書則文字句讀初無增損景迂則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巳意有增有損篇第則放費長公未解輔嗣未註以前舊本并十二篇為八篇呂鼂各有師

承初不祖述而其指歸則往往暗合

鼂以道太極傳外傳因說共八卷

陳氏曰其學本康節自言學京氏易紹聖閒遇洛陽楊賢寶得康節二易圖又從其子伯温得其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傳兵火後失之晚年復為此書又有易元星紀譜易規二書見本集中又有傳易堂記述漢以來至本朝傳授甚詳

漢上易集傳易圖叢說共十五卷

鼂氏曰朱震子發撰自謂其學以程頤爲宗和會邵雍張載之論合鄭玄王弼之學爲一云其書多采先儒之說以成故曰集解然頗舛誤

陳氏曰漢上經筵表中具述源流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漑漑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

皇極經世書數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三兩等篇臣今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專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上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數頗加詳焉序稱九卷蓋合說序雜卦為一也

朱子語録曰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

來而為主於内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類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黄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互體這自那風為天於土上有箇艮之象來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令推不合處多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

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

梁谿易傳內外篇共十九卷

陳氏曰丞相昭武李綱伯紀撰按序內外篇凡二十三卷內篇訓釋上下經繫辭說序雜卦并總論合十卷外篇釋象七明變一訓辭二類占一衍數二合十有三卷今內篇闕總論外篇闕訓辭及衍數下卷存者十卷蓋罷相遷謫時所作其書未行於世館閣亦無之莆田鄭寅子敬從忠定之曾孫

得其藏本頃倅莆田借鄭本傳録今考梁谿集紹興十三年所編其訓辭二序已云有録無書則雖其家亦亡逸久矣豈其有序而書實未成邪其書於辭變象占無不該貫可謂博矣

吳園易解十卷

陳氏曰祕閣修撰鄱陽張根知常撰卷後有序論五篇雜説泰論各一篇

先天易鈐太極寶局二卷

鼂氏曰皇朝牛師德撰自云傳邵雍之學於司馬
温公其說近於術數未知其信然否
陳氏曰未詳何人蓋爲邵氏之學而專乎術數者
也
兼山易解二卷　傳家易說十一卷
鼂氏曰郭忠孝撰忠孝字立之河南人頗明象數
自謂得李挺之卦變論於陳子惠因亟讀有得焉
靖康中持憲闕右死於難故其書散落大半

陳氏曰傳家易說十一卷冲晦處士郭雍頤正撰自言其父忠孝受學於程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自是方覺讀易有味牓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兵興之初先人舊學掃地念欲補續其說中心所止者艮止也潛稽易學以述舊聞用傳於家忠孝字立之名將樞密逵之子自言得先天卦變於河陽陳安民子惠其書出李挺之由是頗通象數仕為永興軍

路提刑死於狄難其書散逸㑭隱居陜州長陽山中帥守屢薦名之不至由處士封頤正先生其末提舉趙善譽言於朝遣官受所欲言得其傳家兵學六卷以進時淳熙丙午也

王湜易學一卷

鼂氏曰皇朝王湜同州人早潛心於康節之學其序曰康節有云理有未見不可强求使通故愚於觀物篇之所得既推其所不疑又存其所可疑亦

以先生之言自慎不敢輕其去取故也

河圖解二卷

鼂氏曰皇朝康平撰凡五十二篇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

李潛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或云許堅）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黄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真是

亦黄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作之者乎雖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真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真仙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

南軒張子曰嗚呼此真麻衣道者之書也其説獨本於羲皇之畫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動論

反對變復之際深矣其自得者歟希夷隱君實傳

其學二公髙視塵外皆有長往不來之願抑列禦

寇莊周之徒歟雖然槩以吾聖門之法則未也形

而下者謂之器或者有未察歟其說曰六十四卦

惟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真體又曰六子重卦乾

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予則以為六子重卦

皆乾坤雜氣之妙用真實自然非假合也希夷述

其說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

足下盤旋予則以為學易者須於周孔脚足尋求
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識推此可槩見矣然其
書之傳固非牽於文義鑿於私意者所可同年而
語也
朱子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如所
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談
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於卯月乃術家之小數
所謂由破體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

閒萬事悉是假合乃佛者之幻語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説掇拾老佛醫卜諸説之陋者以成此書後二年守南康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求謁即及麻衣易因復扣之究然此老所作欲馳報敬夫敬夫已下世時當塗守李侍郎壽翁雅好此書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願見幸為津致之戴不久即死而壽翁亦得請西歸矣麻衣易是戴師愈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

即其人也昨親見之甚稱此易以為得之隱者問

之不肯明言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册雜録乃

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衣易説相類及戴死其子

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也

陳氏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

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

南康戴主簿師愈撰乃不啣嗰底禪不啣嗰底修

養法不啣嗰底時日法王炎曰洛水李壽翁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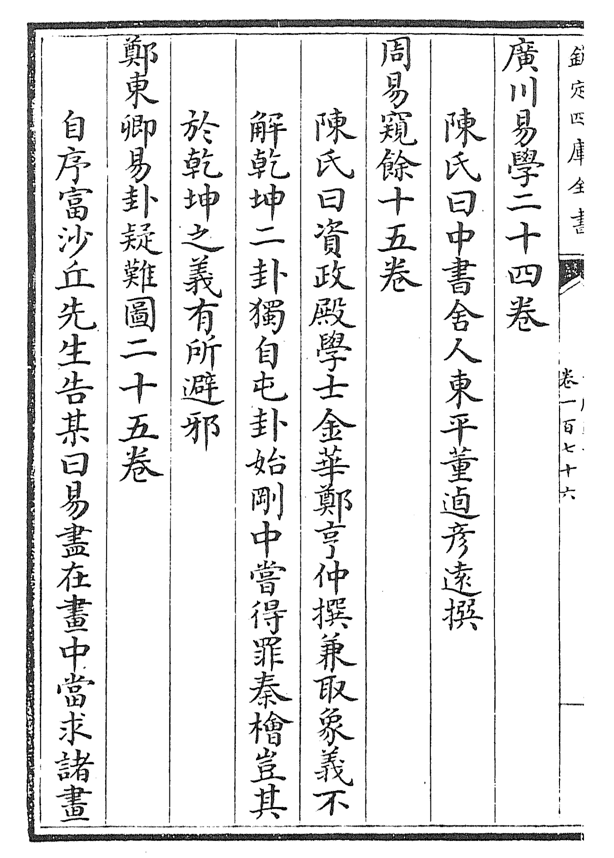
喜論易炎嘗問曰侍郎在當塗版行麻衣新説如何李曰程沙隨見屬炎曰恐托名麻衣耳以撲錢背面喻八卦陰陽純駁此鄙説也以泉雲雨為陽水以澤為陰水與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兩語佳炎曰豈非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跡下盤旋邪然此二語亦非也無周孔之辭則羲皇心地學者何從探之李無語李名椿

易正誤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也稱其名曰敭又稱元祐以來云云則近世人也据序為書三篇曰正誤曰脫簡曰句讀今所存惟正誤一篇大抵增益郭范之說故并附二書冊後

周易外義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載於三朝史志則其來亦久矣大抵於易中所言及於制度名物者皆詳註之於易之本旨無所發明故曰外義



廣川易學二十四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平董逌彥遠撰

周易窺餘十五卷

陳氏曰資政殿學士金華鄭亨仲撰兼取象義不解乾坤二卦獨自屯卦始剛中嘗得罪秦檜豈其於乾坤之義有所避邪

鄭東卿易卦疑難圖二十五卷

自序富沙丘先生告某曰易晝在晝中當求諸晝

中始得其理若易之用則畫有所不盡於是畫一卦置之座則六十四卦周而復始積日累月幾五年而後有所入醫卜算歷之書黄老丹竈之説經傳子史凡與易相涉者皆博觀之不泥於文字而一揉其意旨以求於吾之卦畫則始之六十四卦皆一理也一理皆本於吾之一心心外則無理理外則無心心理混融與象數體用冥而為一言乎天地之大蚑蟯之細皆不出於吾之心内焉聖人

豈欺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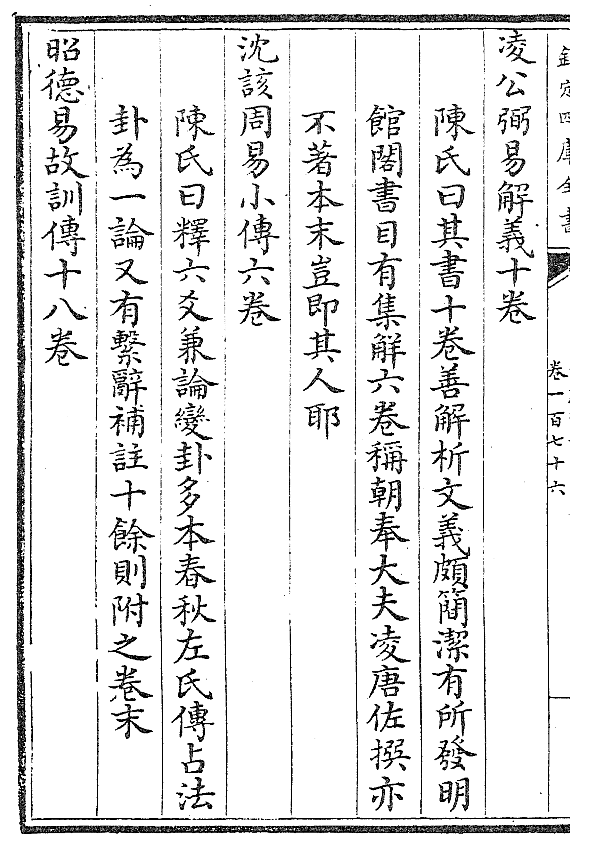
陳氏曰其書以六十四卦為圖外及六位皇極先天卦氣等圖各附一論説末有繫辭解自言其學出於富沙丘先生以為易理皆在於畫中於是日畫一卦周而復始久而後有所入沙隨程迥可久曰丘程字憲古有詩曰易理分明在畫中又曰不知畫意空箋註何異丹青在畫中其學傳之東卿云永嘉所刊本作二册不分卷無繫辭解東卿三

山人字少梅

先君曰此書本五行卦氣之說而象數義理出焉無朱子發之瑣碎戴師愈之矯偽讀之時有會心者必宿儒所著

張汝明易索十三卷

陳氏曰汝明字舜文撰上下經六卷外觀象三觀變玩辭玩占叢說各一汝明元祐壬申進士大觀初為御史省郎游酢定夫誌其墓



凌公弼易解義十卷

陳氏曰其書十卷善解析文義頗簡潔有所發明

館閣書目有集解六卷稱朝奉大夫凌唐佐撰亦

不著本末豈即其人耶

沈該周易小傳六卷

陳氏曰釋六爻兼論變卦多本春秋左氏傳占法

卦為一論又有繫辭補註十餘則附之卷末

昭德易故訓傳十八卷

陳氏曰鼂公武子正撰博採古今諸家附以已聞又考載籍行事以明諸爻之變其文義音讀之異者別之逐條曰同異考乾道中上之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略於象數

讀易老人解說十卷

陳氏曰叅政李光泰發撰光忤秦檜謫海外為此書李嘗受學於劉元城

易傳拾遺十卷

陳氏曰敷文閣直學士胡銓邦衡撰銓謫新州作此書大槩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於易傳之外李泰發為之序其曰拾遺謙辭也

逍遙公易解八卷　疑問二卷

陳氏曰直學士院李椿年仲永撰其門人鄱陽吳說之景傳所述胡邦衡為作序疑問者說之所録其問答之語也

晦庵易傳易本義易學啓蒙傳十一卷　本義十二卷

啓蒙一卷

朱子語録曰易只是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麤不得如某之說雖麤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義文王之易本是如此元來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

所以説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問讀本義所
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
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註
脚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
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亦可見但後
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解者能如此本意否又
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
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

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卦者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而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　其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𤍠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巳說了某只就語脉中略牽過這意思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略此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去

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上經猶可曉易解下經多有不可解難曉處不知是某看到末梢懶了解不得為復是難鮮又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没理會

陳氏曰晦庵初為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吕氏古易經為本義其大指畧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大略兼義理占象而言啓蒙之目曰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筮考變占凡四篇

周易變體十六卷

陳氏曰吏部郎中都潔聖與撰用蔡墨言乾六爻之例專論之卦為主

繫辭精義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伯恭集程氏諸家之說程傳不及繫辭故也館閣書目以為託祖謙之名

大易粹言十卷

陳氏曰知舒州曾穜獻之集二程張游酢楊時外

及二郭之學為一書種嘗受學於郭白雲

呂伯恭古易音訓共十四卷

陳氏曰伯恭所定篇次與呂微仲同音訓則其門
人王莘叟筆受晦庵刻之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
正文字及鼂氏說所著本義據此本也

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

陳氏曰仁傑所録以爻為繫辭今之繫辭為說卦
其言十翼謂彖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

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為十二篇按漢世傳易者施孟梁丘京費費最晚出不得立於學官其學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解上下經自劉向校中古文易經諸家或脱無咎悔亡惟費氏與古文同東京名儒馬鄭皆傳之其後諸家皆廢而費學孤行以至於今其合彖象文言於經葢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甚至於今世考官命題或連彖象爻辭為一對大義者志得而已

往往穿鑿傳會而經旨破碎極矣凡此諸家所録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為經傳自為傳而於傳之中彖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古文之舊均有補於學者宜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見吳氏書篇末今古文叅用視諸本為無據云又有程逈可久古易考十二篇見後

程大昌易原十卷

陳氏曰首論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參之河圖洛書

大衍之異同以此為易之原也以及卦變揲法皆
有圖論往往斷以已見出先儒之外
李舜臣隆山易本傳三十三卷
陳氏曰其自序以為易起於畫捨畫無以見易因
畫論心以中為用如捨本卦而論他卦及其卦從
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洪景盧為之序
沙隨易章十卷　外篇一卷　占法一卷　古易考一
卷

陳氏曰程逈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尤詳逈嘗從喻樗子才學登科仕至邑宰及與前輩名公交游多所見聞故其論頗有源流根據古易考十二篇闕序雜卦

楊誠齋易傳二十卷

陳氏曰其序以為易者聖人通變之書惟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又言古未有字八卦之畫即字也

林黄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朱子語録曰林黄中以互體爲四象八卦林侍郎來言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爲太極内外爲兩儀内外及互體爲四象又顛倒取爲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个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爲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爲兩儀未有四象也

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
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
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
象已先有八卦矣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之也先
生曰包如母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産子子
在母外
陳氏曰黄中淳熈中表進其書末卷為六十四卦
立成圖言聖人以八卦重為六十四未聞以復姤

泰否臨遯變為六十四也以辨邵堯夫朱子發之說其與朱侍講違言以論易不合為朱公所闢也

數學一卷

陳氏曰雜録象數諸圖說不知何人所録

趙善譽易說二卷

陳氏曰善譽為潼川漕進易說每卦為論一篇

何萬易辯三卷　淵源録三卷

陳氏曰萬為辯三十三篇大抵多與先儒異淵源

録者葢其易解未成書僅有乾坤二卦而已萬受

知阜陵官至右司郎中知漳州

戴溪易總說二卷

陳氏曰每卦為一篇溪嘉定初為東宫端尹作此

以授景獻

項安世周易玩辭十六卷

陳氏曰安世當慶元中得罪時謫居江陵杜門潛

心不出諸書皆有論說而易為全書其自序以為

讀程易三十年此書無一字與之合合則無用乎此書矣世之君子以易傳之理觀吾書則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程氏者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恐有西河疑女之誚大抵程氏一於言理盡略象數而此書未嘗偏廢程氏於小象頗欠發明而此書爻象尤貫通蓋亦徧考諸家斷以己意精而博矣

林至易裨傳二卷　外篇一卷

陳氏曰至撰凡三篇曰法象本之太極曰極數本

之天地之數曰觀變本之揲蓍十八變外篇則曰

反對世應互體納甲卦氣之類凡八條

述釋葉氏易說一卷

陳氏曰葉正則為習學記言易居其首門人建安

袁聘儒述而釋焉聘儒紹熙進士

王炎易筆記總說共九卷

陳氏曰炎嘗以上下經解進表作十卷今但六卷

并繫辭二卷為八闗說卦於象數頗有發明

鄭汝諧易翼傳二卷

陳氏曰翼云者所以為程傳之輔也大抵以程傳為主而附以已見之異然汝諧立朝多為善類所不可至互相排擊仕至吏部侍郎

趙南塘易說三卷

陳氏曰專辨十翼非夫子所作其說多自得之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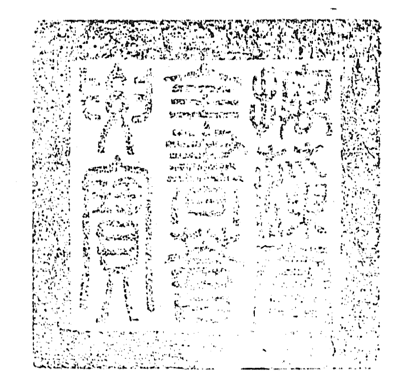
真西山復卦說一卷

吳如愚凖齋易說一卷　馮椅

厚齋易學

中興藝文志椅為輯註輯傳外傳葢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為註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為贊曰以繫卦之辭即為彖繫爻之辭即為象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又改繫辭上下為說卦上中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卷云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四

經 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顔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注云伏生

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顔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几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頴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内故云二十九篇也　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葢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

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甚僞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　至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隷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

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恭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為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為隸古文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

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為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

承詔為五十

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所作）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

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髙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别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絶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

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

本自餘絶無師說晉世祕府所有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

逸篇出於齊梁之閒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
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孔頴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
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
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
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
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略
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

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為三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

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歴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伏生口傳而鼂錯所屬讀者其

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

必張霸所偽作者也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

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頼安國之序而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三十三篇出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恭王壁中書孔安國為

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鼂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也經專門每輙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隷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為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恭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名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

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慤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傅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為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為也視前為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

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没後何可盡據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説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為博考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為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宫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

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亡繹字其乖悮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

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

壞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歎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經

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漢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畧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王元感以下不著錄四家二十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興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玄註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援經而申證云

鼂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

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

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陳氏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

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刓闕合更

求完善本

牟長章句

本傳長習歐陽尚書建武時為博士遷河南太守

註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

周防尚書雜記

本傳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後仕至陳留太守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鼂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閒始顯詳見總論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無陂之類是也按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

事不復以聞藏於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葢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大義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意者安國以隸古定時失之耳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

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葢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内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祥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頴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為孔學矣頴

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為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為豫章内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邪然終有可疑者

石林葉氏曰今孔氏尚書本所謂古文尚書出魯恭王毀孔子宅所得也孔安國為之傳會巫蠱事作不得列於學官故漢儒雖揚雄之徒多未之見西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揚雄法言稱酒誥之篇俄亡矣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二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說所引書及叙皆

與孔氏本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皆出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輙註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

曰夫附下罔上者死云云其語與説苑所載正同

而諸家註釋至於顔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

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内女子得泰

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

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

今不復可考

朱子語録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

等做出來蓋因説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省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於舜方止今却說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况他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他今大

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孔頴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鼂氏曰頴達因梁費甝疏廣之唐儒學傳稱頴達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賛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駮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文志云

穎達與李子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趙弘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為尤甚所記撰著人姓氏穎達往往不同

陳氏曰其序云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安國所注寢而不用及魏晉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江左學咸悉祖馬隋初始流河朔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文義皆淺畧

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畧辭又過華未為得也

陸德明尚書釋文一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駮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陳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是也可證馬鄭非見古文又言梅賾所上亡舜典一篇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又言若稽古至重華協於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至乃命以位總二十八字

石經尚書十三卷

鼂氏曰偽蜀周德真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畫亦

闕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刋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網未知孰是

古文尚書十三卷

鼂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絶陸德明獨

存其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夾漈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玄為之注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此

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
元文字者謂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
之古書於理無礙亦足矣明皇之時去隸書既遠
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於是
考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
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違曰書考迨武成而未及終
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見矣

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

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閒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奥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

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隷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竒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為科斗書傳於唐者為隷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葢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尚書廣疏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穎達正義為本小加已意

尚書斷章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按其書略序衆篇大旨

尚書集解十四卷

鼂氏曰皇朝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範蘇子才朱正夫吳牧所撰後人集之為一

編然非全書也

胡翼之洪範解一卷

鼂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録無銓次首尾

張晦之洪範解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景晦之撰景當景祐三年為房州

參軍著論七篇

楊元素書九意一卷

鼂氏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

於史而仲尼或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之書獨無其法邪故作斷堯虞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秦誓意九篇

蘇明允洪範論圖一卷

鼂氏曰三論皆援經繫傳斥末以歸本二圖一以指歆向之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孫莘老書解十三卷

鼂氏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為非禮

蘇氏之說本此

新經尚書十三卷

鼂氏曰王雱元澤撰熙寧時頒是書於學官用以取士或少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學者喜攻其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陳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寧三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進八年下其說太學頒焉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

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雱惠卿弟升卿為脩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蓋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於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墼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

朱子語録曰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强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令人多說荆公穿

鑿他却有如此處後來人解書却須要盡解　王
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

王氏洪範傳一卷

鼂氏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為
蔽而思别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
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而已大意
謂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東坡書傳十三卷

鼂氏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駮異其說為多

陳氏曰其於胤征以為羲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為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

論偉矣
朱子語録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
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東
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
書義辨疑一卷
鼂氏曰楊時中立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古三墳書一卷
鼂氏曰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

傳乃録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畧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天覺僞撰
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經葢僞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葢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於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况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録其僞明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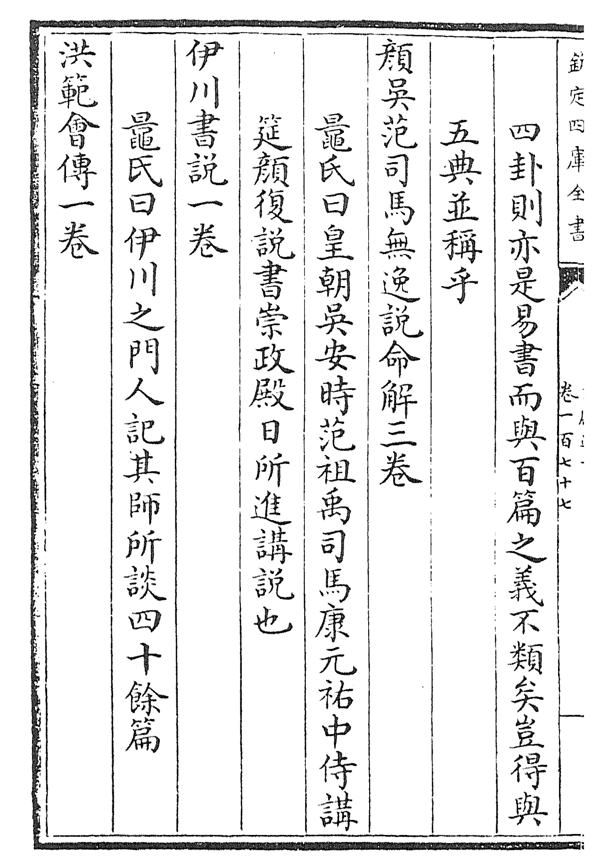
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鼂公武云張商英偽撰以比李筌陰符經

石林葉氏曰古三墳書為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為何語其妄可知也

夾漈鄭氏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其名

皆曰卦爻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為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於唐州比陽之民家世疑偽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為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況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

於近代亦不為異事也
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
者蓋杳不知其為何語矣況三墳已見削於夫子
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閒其為謬妄可知夾漈好
奇而尊信之過矣又況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
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爻象文言之
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為連
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



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

五典並稱乎

顏吳范司馬無逸說命解三卷

鼂氏曰皇朝吳安時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

筵顏復說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伊川書說一卷

鼂氏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洪範會傳一卷

鼂氏曰皇朝孫諤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

儒頗攻王氏之失

二典義一卷

陳氏曰陸佃農師撰佃爲王氏學長於考訂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羣書強記絕人

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最爲精耳

中興藝文傳曰其爲書頗採諸家之說而折衷其是

非

石林自序曰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說莫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為書二十卷十二萬有餘言

書稗傳十三卷

陳氏曰太常丞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

書序曰君辯曰臣辯曰考異曰詁訓曰差牙曰孔
傳凡八篇考據詳博

書辯訛七卷
陳氏曰樞密院編修官鄭樵漁仲撰其目曰糾謬
四闕疑一復古二樵以遺逸名用博物洽聞然頗
迂僻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為博士發明

理學為陳博士書解

陳氏曰秦檜子熺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熺為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輙批還之熺寖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毋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没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啟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

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無垢尚書詳說五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於淺狹故讀其書者亦往往有得焉

程大昌書譜二十卷

陳氏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為一論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

陳氏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漢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為舊傳失實皆辯證之淳熙四年上進宇宙廣矣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牴牾然要為卓然不詭隨傳注者也

東萊書說十卷

大愚叟書後曰尚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已亥之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為書也然聽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畧得失之異則其差為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

言取尚書置几間而為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泝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絶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以是而廢夫世之所筆録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末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考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紀其本末義不

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於卷末

陳氏曰今世有别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

朱子語録曰吕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其曰書也是難說令只是强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

晦菴書說七卷

陳氏曰晦菴門人黄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為此

書晦菴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為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辯其他皆文集語録中摘出

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菴所録分經與序仍為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蔡九峯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傳明年先

生没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沉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奥旨乃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卷更定見本篇不復識別云

尚書講義三十卷

陳氏曰參政張綱彦正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

歷蔡京王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為屈紹興末預政

此書為學官時所作

林少穎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穎從吕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吕祖謙則其門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徧雖有他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

朱子語録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黄度文叔書說七卷

陳氏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為朋友道之

袁燮潔齋家塾書鈔十卷

陳氏曰其子喬崇謙録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袁氏家塾讀書記二十三卷

陳氏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畧倣吕氏讀詩記集諸說或述己意於後當是潔齋之族

尚書精義六十卷

陳氏曰三山黄倫彛卿編次或書坊所託

梅教授書集解

陳氏曰其書三冊不分卷不著名未詳何人

柯山書解十六卷

陳氏曰柯山夏僎元肅撰集二孔王蘇陳林程頤

張九成及諸儒之說便於舉子

書少傳十八卷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南塘書說三卷

陳氏曰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掊擊牴排則似過甚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